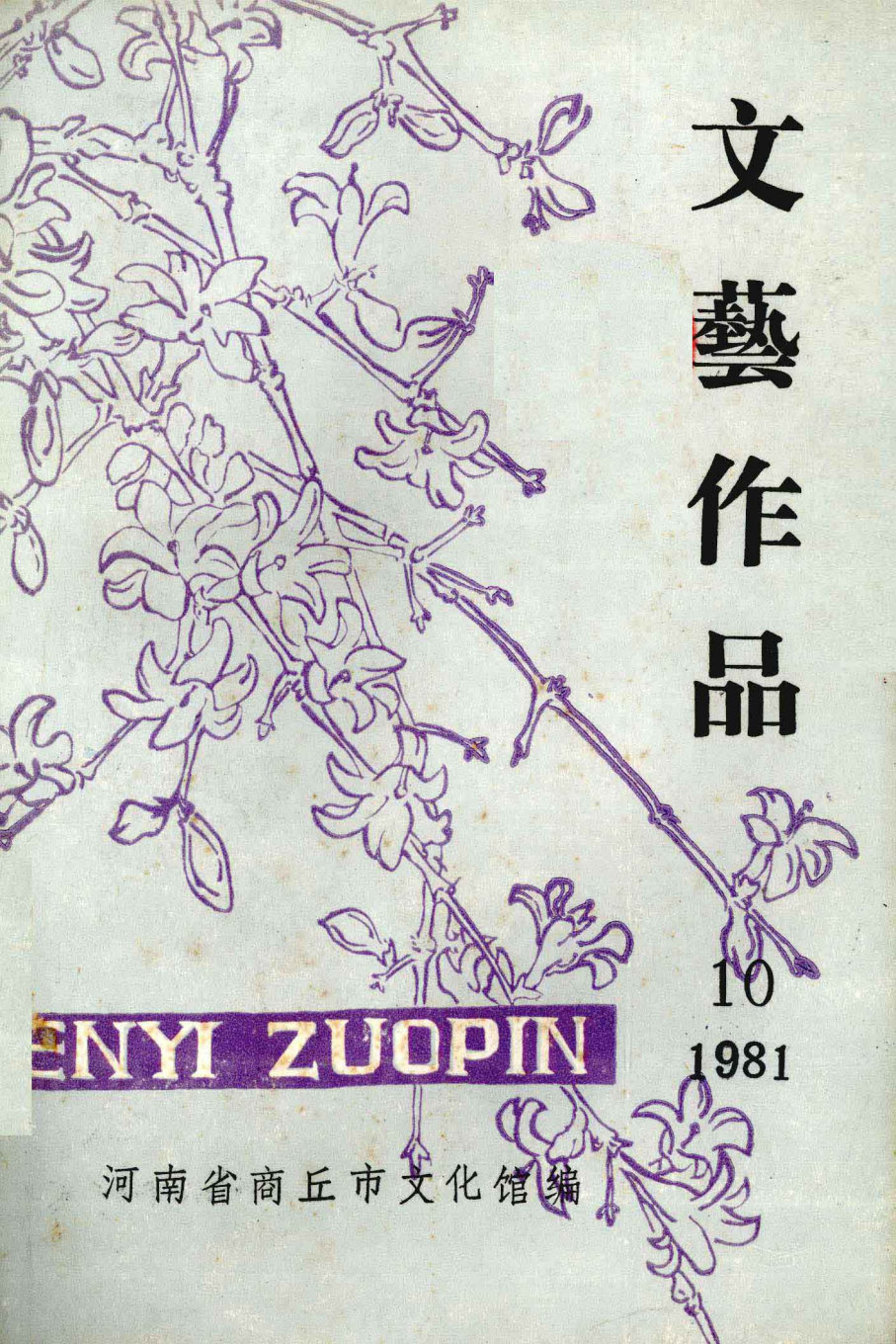




文藝作品

10

1981

WENYI ZUOPIN

河南省商丘市文化馆編

文艺作品 目 录

第十期一九八一年元月

小说·报告文学·寓言

- 老何的哲学(小说)……………张兴元(1)
- 新美如画的爱(报告文学)……………张国显 张吉明(12)
- “猫”二则(寓言)……………司玉笙(48)
- 蚕和蜘蛛(寓言)……………瑞 秋(50)

诗 歌

- 我是蒿草……………王玉柱(11)
- 门前的街道……………陈 舟(25)
- 师 颂……………方 立(26)
- 致一位老编辑
- 筑路工人(外一首)……………袁 文(44)
- 时针与秒针(外一首)……………张亚东(24)

曲 艺

- 换 车（河南坠子）……………陈 谷（20）
范正吃烧饼（唱词）……………良 民 文 启（27）
“业余华侨”碰壁（相声）……………远 骋（30）
见 面（快板书）……………张民选（37）
退证书（唱词）……………张西干（41）
月月花开朵朵红（早船调）……………原 青（43）

表 演 唱

- 书记看了俺夫妻店……………徐天祥（45）
“扑克迷”变成“革新迷”……………德 胜 马 建（61）

其 它

- 泼墨画丑像 妙手著文章……………何志玉（51）
——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结构
春 联……………克 敏 丕 智（53）
谜 语……………（60）
-
-

兴地找表弟去了。停了不大功夫，小关满脸喜色地走过来，乐滋滋地对老何说：“表弟对我可热情了，他满口答应，说等下批车子来了，他一定给想想办法。”老何听了没有吭，只是不动声色地静心画他那幅没有完成的画。

老何是教数学的，整天跟数学打交道，如今怎么跟绘画艺术结下缘分了呢？那是“四人邦”横行的时候，学校上不成课，他心中十分烦恼，为了排闷解愁，他就跟小关学起画画来。在绘画艺术上，小关本是半瓶醋，等老何练习半年之后，已大大超过小关的水平。这几年学校走上了正轨，教学任务重了，但他积习难改，稍有空闲，总爱信手抹几笔。他画松、画梅、画荷花，借助艺术的手段，表达着他的心声，寄托着他的情感。起初，小关支持老何画画，可是如今却由支持变成反对了。她劝老何利用晚上或星期天到老同学、老朋友、老领导家里串串门儿，密切密切关系。可是老何却漠然置之。他不爱到别人家里闲逛，也反对别人到他这儿闲磨牙。没事儿瞎扯什么？有时间看点书不好吗？可是小关却深知这里的奥妙。因为在你来我往中可以增进彼此的“友谊”，也可以听到很多有用的“情报”，有很多重要的“交易”，就是在这烟来茶往中暗暗促成的。所以，到了星期天，小关宁愿自己承担起全部家务劳动，也要叫老何出去转一转。可是老何偏不听，他不是给学生批改作业，就是看书学习，只在休息时随便画几幅画，借以消遣。平时，他简直深居简出，每年走出几次学校门也是有数的。这么一来，老同学、老朋友一个个疏远了，就连近门亲戚关系也很淡漠。现在小关决心给老何补补“关系学”这一课。她把画笔从老何手里夺过来，一本正经地讲解说：“人生在世界上，就要跟周围

的人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你采取不介入主义，能行吗？现在买车子，要求人；今后买木料、做站柜，也得求人；等孩子长大了，招工啊，参军啊，上学啊，什么事不得求人呀？”小关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借这一课关系学“导言”打通老何的思想。可是当小关打量一眼老何脸上的反映，她不由得大失所望。这位被数学公式搞得头脑十分简单的数学教师对小关的讲述竟然一点不感兴趣。他躺在竹椅上已经入睡，而且发出了甜蜜的鼾声。

过了几天，权威人士透露：一批凤凰牌18型自行车已经组装完毕，不日即可上市了。小关闻讯，赶忙去找表弟。表弟说：“你放心吧，自行车证李科长已给留下来了，就是有件小事想托表哥办一下。”小关问：“啥事？只要我能办——”表弟说：“李科长有个孩子在农村上学，这次没考上高中，他想把孩子转到育英来。表哥是班主任，连校长也不用说，直接收下来不就得了？”小关一听作了难。市教育局有规定：凡户口不在本市的，一律不准入学，何况这位李科长的孩子连高中也没考上呢！表弟见小关面带难色，进一步启发诱导：“如今当教师再不象前些年了，已经由臭老九变成香老三了，除了医生、售货员就数教师吃香了。你想想，现在考大学、当工人，全凭考试成绩录取，谁不想叫孩子上个好学校，让老师偏教一点呀？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还聘请家庭教师，给孩子吃‘小锅饭’哩！表哥要是能攀上几个有权力的人物，办啥事也不发愁呀！就说俺这位小小的李科长吧！他管着五金公司所有票证，如能结识上他，自行车呀，电视机呀，录音机呀，这些热门货他点个头就到手了。”小关听了表弟一番精彩讲述，好象顿开茅塞，眼前的天地一下子开阔起

来。过去她一直埋怨老何不该当这倒霉的教师，劝他改改行，可是想不到现在当教师的竟成香的了！小关喜滋滋地回到家里，把表弟的一番妙论向老何详细作了转述，并联系实际，作了适当发挥。她讲得铿锵悦耳，乐得眉眼都是笑，可是老何却微微一笑，讥讽地说：“你车子没买来，‘关系学’的理论水平倒提高不少。”他弹弹衣袖上的粉笔末，拿起学生的作业本，到小套间里批改去了。

下面不待细说，老何没答应转学的要求，小关的车子也没买到。小关伤心极了。她恨老何太死心眼，碰上这样个男人活该倒霉一辈子了。但她更恨当前的不正之风，人与人的关系竟变成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交易关系！她看着街上那些有门路的人骑着一辆辆崭新的凤凰车，心里妒恨死了，深感当前社会太不公平。可是老何却不气不恨。小关买不上车早在他预料之中。他劝小关说：“这有啥好气的呢？我们工资不少拿，粮食标准没降低，我们基本生活有保证，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办到吗？你嫌上班远，这还不好办？自由市场上什么样的车子都有，买它一辆就得了！”小关说：“买辆旧车得掏个新车子的钱，咱咋恁冤？”老何说：“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它。新车子既然买不到，你有啥办法？”小关撇撇嘴儿：“哼，就你想得开！”老何莞尔一笑，两手一摊，笑嘻嘻地说：“本来嘛！与世无争，乐在其中，这就是我的哲学嘛！”

老何的哲学给家庭带来欢乐

小关用一百八十块钱在自由市场买了辆老“永久”。车子虽破一点，但骑起来还挺溜。从此，小关再不为等汽车而

焦急，也不为走后门而伤神了。她宣告了关系学的破产，甘心向老何的哲学投降了。但她唯一遗憾的是不该去送礼，如果把那送礼的十块钱加在车子上，买的车子肯定要比这辆更新一点。

老何的家庭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他们两口不再瞪眼、叹气了，都醉心干各自的业务和工作。如果有了空儿，就逗孩子玩一玩，或者共同合作画幅画儿。他们不画梅，不画松，专画那圣洁的出水芙蓉。

这天，剧院上演《唐知县审诰命》，这是一出反特权的讽刺喜剧，老何和小关商定星期天去看一看。星期天想买张好票并不容易，小关想叫老何托本班的学生去买，因为这个学生的家长是剧院售票员。小关还没说出口，老何就会意地摇头。星期天一大早他就起了床，冒着寒风到剧院售票口排队买票去了。小关承担起炊事员的工作，让小胖姥姥带小胖去街上玩玩。直等到上午十点多钟，老何才笑嘻嘻地回来了。小关问：“买到了？”老何答：“买到了。”小关接过票一看，不由得脸一搭拉：“你去这么早，咋买三十多排的丙票？”老何说：“我去时排了个第五名，可是等到卖票时，几个小青年直往前挤，好几次轮到我跟前，都被他们挤出来了。”小关说：“你这么大大个子，不能跟他们挤吗？”老何摇头说：“这怎么成啊！你挤我也挤，不是更乱和了吗？我年轻力壮挤得过他们，可后边的老人、小孩怎么办？”小关瞪了他一眼：“就你风格高尚！”老何坦然一笑：“本来嘛，看戏是图个快乐，要是为买票吵嚷一阵，岂不大煞兴趣吗？”小关无可奈何地笑了：“你呀——，嗨！”“我能买到这丙票就满不赖了，还有好多人连这赖票也没买到啊！”

老何有点沾沾自喜，他把票装好，又掏出剩下的钱，数了一数说：“一张票省二角五分钱，四张票就省一块整。嘿，好事！买肉，包饺子，既活跃了文化生活，又改善了物质生活，真是一举两得啊！”小关把饭温好递给老何说：“你就知足。好吧，我去买肉！”

小关接过买票剩下的一块钱走了。老何吃过饭，赶忙动手择菜、和面，准备包饺子。等了不大一会儿，小关气嘟嘟地走回来。老何问：“又气啥哩？莫非没买上肉？”小关把一块肥敦敦的肉块往案板上一扔说：“真气死人了！轮到我买肉时，正好有一猪后腿，我把钱都付了，不知从哪里进去个戴白帽的瘦脸女人。她跟营业员唧咕一声，就把整个猪后腿全掂走了。我实在气不顺，就跟那女人吵了起来。”老何似叹似怨地说：“看看，你总是这样子！你再气再吵能挡住人家把好瘦肉买走吗？自己没买到好肉，反惹了一肚子气，这是何苦呢？”小关说：“你不是说包饺子吗？这么肥的肉怎么包饺子呀？”老何把那块肉掂起来看了看，的确连一点瘦肉也没有，这大概是营业员故意报复小关的吧？可是老何看了一阵却乐了。他连声说：“好肉，好肉！平时炼油，想买这肥膘还买不到哩！今天不吃饺子了，咱炼了油，炸丸子吃。焦酥丸子不是比饺子还鲜美吗？”

“好你个老何呀，你真是与世无争，乐在其中啊！”小关又好气又好笑，她深深体会到了“老何的哲学”的趣味性。她方才的气立时烟消云散了。把袖子一挽，操起菜刀，爽快地说：“好，听你的！早想到炸丸子，我还真得感谢那位瘦脸女人哩！”

就这样，两口子炼油的炼油，拌馅的拌馅，不到一个钟

头，那鲜美可口的焦酥丸子就吃到口了。小关去喊小胖娘俩回家吃丸子，不料姥姥抱着小胖神色慌张地走过来，大声嚷嚷说：“不好了！不好了！小胖病厉害了！”……

老何的哲学遇到了难题

小胖已得病三、四天了。起初有点发烧，老何说：“小孩子发点烧怕什么，喝碗姜茶出出汗就好了。”第二天仍不退烧，老何懒得去医院，他说：“感冒发烧，阿斯匹林一包。”把过去吃剩下的几片ApC让小胖吃了。小胖吃了药，很快退了烧。老何说：“小胖体质差，主要是平时缺乏体育锻炼。”他硬给孩子订个制度，每天早晨起来跑步、作操，谁知才跑了两天，病情突然恶化了，高烧到四十度，脸旦都烧得通红，老何、小关顿时慌了神儿。他们推出那辆破“永久”，急急忙忙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

小关抱着小胖先到了急诊室，等老何把车子寄存下来，小关又急忙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老何问：“咋了？”小关向急诊室指了指，老何向里一看，坐在桌前看病的是一位戴白帽的瘦脸女人。“啊！是她！”老何心里明白了。他从小关手里接过小胖，来到小儿科诊疗室。因为是星期天，儿科不上班，老何只好再回到急诊室来。

小关站在急诊室门外。她想进去向医生详细介绍一下小胖的病情，可是又怕那女医生认出她来更不好办。她焦急地在门外徘徊，踟蹰。当她听到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时，她再也按奈不住焦急的心情了。她冲进房门，向那女医生恳求说：“同志，能不能让孩子住院？”

女医生高傲地瞥了她一眼，脸上似笑非笑的，那神情好象在说：“你上午不是跟我吵得很凶吗？你现在终于求告我的门下了吧？”

这一切老何都看在眼里。他忍受了这轻蔑的目光。当她听到那女医生说了个“没床位”时，就抱起小胖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小关追到走廊上，两眼噙着泪水，问：“你……你上哪里去？你不能向医生说句好话吗？”

老何也不知道要向哪去。他只觉得对于这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人物决不能低三下四，以至辱没自己的人格。然而看病不同看戏，也不同包饺子，这是凑合不得的。他应该怎么办呢？他茫然不知所措，不由得站在走廊里发起愣来。

寒风在院里呼啸着，天气干冷干冷的，小胖连声咳嗽着，脸蛋儿憋得通红。有时随着一阵惊厥，直翻白眼儿。老何把小胖用大衣裹好，对爱人说：“咱去二院试试。”

“二院你有熟人吗？你能保准住下院吗？”

小关的反问又使老何犹豫起来。他在本市教学近二十年了，要说认识的人也真不少，可是够得上“熟人”的人简直一个也没有。他高中时期的老同学从省医学院毕业分到本市工作的也有好几个，可是平时他们没什么来往，有时仅在街上碰面时打个招呼，到底谁在哪个医院工作，他也说不清楚。到二院又找谁呢？老何默然地站在医院走廊里，不知怎么办好。此刻，他感到自己运用自如的哲学遇到了难题。如果当初听了小关的劝告，平时多结识几个朋友，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走投无路的地步啊！然而他又怨恨小关，如果上午买肉不同这位医生吵架，也许不会得到这样的报复！

就在老何感到无路可走之时，真是喜从天降，一位戴眼

镜的医生向他们走来。他简单问了几句，就一切都明白了。他抱起小胖亲热地说：“走，到病房去看看，我给你们想想办法！”

真是大灾大难之中遇到了“观音菩萨”。小胖被安置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而且受到了特级护理。这位眼镜医生把一切处理完毕，才宽慰地对老何说：“孩子的病是挺严重，不过有这两瓶吊针下去，病情很快就会好转的。”

老何、小关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儿，正想说几句感激的话，房门忽然开了。那位瘦脸女医生突然走进来，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一番，冷冷地笑了一声说：“张医生，这是你的朋友吧？这是院部特别控制的房间，要是有了危急病号怎么办？”

“这就是危急病号。我是人民的医生，不能见死不救！”这位张医生说话是那样冲，弄得那女医生红了脸，怏怏地走了。到了门外，她故意扭回头来，抬高声音说：“平时装得怪正经，原来你也会开后门呀！”

这位张医生气得脸色发青，他直梗着脖子冲着那位女医生走去的方向说：“我就是要开后门！专门向那些没有后门可走的人开后门！”

老何的哲学找到了知音

小关一直猜不透，这位素不相识的张医生为什么冒着别人的反对，坚持安排小胖住院呢？暗自猜想，张医生一定有求于人，眼下还不好意思开口。当她在与之攀谈中得知这位张医生的两个孩子还在农村上学时，小关暗自笑了。她感到

这位张医生较之那位五金公司的李科长高明多了。先救你之急，再求你之后，令你不得不答应他转学的要求。

小关决心说服老何，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在小胖出院前向张医生表白一下自己的态度，以示感激之情。然而当小关刚透露出一点意思时，这位张医生连连摇头说：“不必要，不必要！我跟那两个孩子有言在先。每个人的前途全靠个人决定，不能把希望寄在老子身上。上大学，当专家；留农村，打坷垃，都得有人干。嗨嗨，管他将来干什么吧！”

老何听了这些话，心里热乎乎的。他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同心共志的知音者，二人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了。他紧紧握住张医生的手，无限感慨地说：“在不正之风盛行的今天，我们虽不能自比青松一般高洁，但却可以象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如果大家都这样办，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不就失去了流通的市场了吗？”

老何一时画兴大发，提笔画了一幅“出水芙蓉”，赠给张医生。张医生也感情振奋地，在上面题了两句话：

出淤泥而不染，

跃清涟而不妖。

二人心心相印，不由爆发一阵发自内心的欢快笑声。



·
诗歌·

我是蒿草

王玉柱

我是蒿草，
乐于生长在：
荒凉的沟壑；
贫瘠的山坳。
莫怪高贵者说我丑陋粗糙，
我确没有牡丹的娇娆，
更欠秋菊的孤傲。

我是蒿草，
滋养我的是：
狂烈的风雨；
腐烂的叶茅。
莫怪高贵者说我呆头傻脑，
我确不慕金蔡的灵光，
也从不嫉柳丝的长脚。

我是蒿草，
最为讨厌：
麻雀跳跃卖骚；
蝴蝶柔情吻抱。
莫怪高贵者把我戏弄嘲笑，
我只愿为祖国焚身，
让她免除蚊虫叮咬。

在生活当中，撒谎是极坏的，但它不能毁灭生活；它用卑鄙沾污生活，但在谎言下面仍然存在着生活的真实，因为总是有人想往什么，由于什么而感到痛苦或快乐。但是在艺术中，撒谎会消灭各种混乱现象间的全部联系，把一切都搅成一团。

——列夫·托尔斯泰

新 美 如 画 的 爱 情

张国显 张吉明

热恋中的情书，就象对开的客车，总是那样来去往返，准时“正点”。倘若“晚点”——那怕只一天——，殷切盼信的心上人，也总会象失去什么，心神不安。可是，在去年六月中旬到十月下旬整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某部三连副指导员郭书敏，却一直没收到未婚妻王红英的来信。尽管他努力克制自己，积极搞好连队工作，但在课余时间猜测、疑虑一串串问号却老在脑海里旋转。这些问号绞缠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来。他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接连给红英去了三封信，给红英家去了两封，给自己家去了三封信询问。然而，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一

怎么回事呢？卫生队同乡战友，张军医探亲回来，带来个不幸的消息：红英的右手除大姆指外四个手指被机器轧断了。家里怕信上写不清楚，书敏经不住打击，一直不敢来

信。晴天霹雳，郭书敏的心象刀绞，一下子跌进了痛苦的深渊。他不知是怎样从卫生队回到自己宿舍的，整整一夜未合眼。往昔与红英相处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红英是一位好学上进、心地善良、文静俊美的姑娘。上高中时，是班干部、团支部委员，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回农村后任妇女队长，被评为劳动模范。书敏与她青梅竹马一块长大，多年同学，曾同台领奖，情投意合。入伍后，书来信往，情深意厚，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双方老人的同意，订下婚事。

订婚后，好心人曾劝红英说：“当战士就是预备农民，你水灵灵的一朵花，嫁个土农民多亏。”红英一笑了之不与争辩。吃米忘了种谷人，工作服没穿几天就看不起庄稼人的姑娘的确并不少见。但她感到建立在金钱地位之上的爱情，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各奔东西；唯有建立在相互了解高度信任共同奋斗基础之上的爱情，才能患难与共、忠贞不移。她爱的是书敏这样诚实忠厚的人。

还有人说：“嫁个当兵的，一年两次新婚，牛郎织女有什么意思。”红英说：“没有这些‘牛郎’保卫祖国，哪有广大人民的夫妻团聚，安居乐业？！”就这样，她不学篾箩千只眼，誓做红烛一条心，一颗芳心真诚地爱着书敏。用全部的心血和情感浇灌着这株心灵深处的爱情之花。

75年秋，书敏在某山区进行实弹射击，高烧发虐疾，病中想亲人。想给家中写信又怕父母操心，就悄悄告诉了红英。红英知道后非常着急，因当时在农村，就把父亲让她买衣服的五元钱和十斤粮票寄给书敏，让他买点吃的补养身子，早日恢复健康，参加部队训练。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

重。生活上的关心，使书敏精神上得到安慰，思想上受到鼓舞。不怕苦累，积极工作，十一月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76年郭书敏第一次探家时，红英已经成了公社机械厂的工人。她不仅不象有的姑娘那样，向未婚对象要这要那，使一个普通的战士因无法满足而苦恼。相反，当她得知书敏归队的路费不够时，就将自己的二十元钱交给书敏做路费。书敏深受感动，当着送行的人打趣地说：“钱不多情意深啊！”

“别出我的洋相啦！”红英一下羞红了脸嗔怪地说。

“当战士也没钱给你买东西。”

“啥也不要，只要你在部队好好干就行了。”

短短几句话，红英纯洁高尚的灵魂就象晶莹透亮的水晶闪射出绚丽的光彩。甚至连她那羞涩的嗔怪，也比一曲优美的歌儿还动听。76年底，复转教育开始了。超期服役的书敏给红英的信中流露出将来自己复员回农村挣工分，配不上红英在工厂拿工资的忧虑。姑娘的心比寒暑表还灵敏，她回信劝慰书敏说：“服从革命需要，组织上让留，就安心部队工作，让复员就高高兴兴地回来。我是属于您的，不论您到什么地方，我的心永远随着您的脉搏跳动！”这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献出了姑娘贞洁的心，书敏象喝了蜜糖一样，心里甜透了。为了以实际行动解除书敏的顾虑，红英不仅给书敏做鞋织毛衣，还经常象书敏家里人一样帮助母亲做家务。尽管红英也时常感到未过门的姑娘侍候公婆有点难为情。但她想，我是新社会的青年、共青团员，为了让书敏安心部队工作，我要尽这份心意。爱情的劲风，鼓起了书敏前进的风帆，在训练中他充分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77年底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受团嘉奖。红英为书敏的进步由衷的高